



“佩索阿作品”首推之作
直接译自葡萄牙语的佩索阿作品
佩索阿所有诗名的核心与母体
阅读和理解佩索阿，必须从《阿尔伯特·卡埃罗》开始

《阿尔伯特·卡埃罗》

作者：(葡萄牙) 费尔南多·佩索阿
译者：雪飞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不得不为此惊叹：苍茫宇宙间，人真是一种奇妙而偶然的存。帕斯卡说：“人只不过是一根苇草，是自然界最为脆弱的东西；但他却是一根能思想的苇草。”人的思想、人对于宇宙万物的意识以及人对于自身意识的反思意识，这既是其生命自由的轻盈之处，也是其自由生命的不可承受之重。数千年来，在层层叠叠观念的迷误中，人类蹒跚地走进自身本质的渊深之处，有如一条孤舟在漆黑的暗夜中驶向凶险莫测的大海深处。

读完《阿尔伯特·卡埃罗》后，心中久久不能平静。但凡大诗人、大思想家，必能以其感受的清新与思考的深邃，教我们重新体认存在、意识与自我，重新审视观看、感受与思考，重新评价言说、真实与生命。葡萄牙诗人佩索阿就是这样的一颗闪亮的星辰。

思考起源于惊异。正是惊异，开启了我们对于宇宙本质和人类自身本质的追问。在人类思想史上，有时提出一个问题，提出一个正确的问题，以一种正确的方式提出同一个问题，往往与对问题的解答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有时甚或更为重要，因为它启迪了一个全新的运思方向。

康德思想以“人的本质是什么？”、“何为自由？”为基础为近现代社会的上层建构确立坚实的人性基础。然而，为理性主义时代那些启蒙思想家们所憧憬的整全人性和美好社会理想却并未实现，“自我”意识日益成为新的自我囚禁的牢笼。于是，克尔凯郭尔发出对于理性的质疑，叔本华开始了对于意志及

荐读 向着存在之真的无蔽敞亮

文 | 逸舟 图 | 资料

其表象的思考，尼采发出对于“超人”的呼唤。

二十世纪，在佩索阿之前，克尔凯郭尔的思想是反形而上的，尼采的思想是超越善恶的；在佩索阿之后，海德格尔的存在之思是去人类中心主义的或“无涉”人本主义的，这绝不是偶然的现象。佩索阿深刻地感受到了时代的病症。

当思想成为桎梏时，就应该放弃这种思想；当自我成为新的牢笼时，就应该扬弃这种自我。在卡埃罗的诗歌中，表现出明显的去形而上、去观念化思考的倾向。放弃抽象的观念，回到具体的真实的存在，辨析自然万物，万有存在间的细微丰富的差别，恢复感觉的人性和人性的感觉，重新弥合现象与本质、殊相与共相的割裂，这是佩索阿所要求于我们的“观察”，也是他对于自柏拉图以来两千多年西方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反拨。

纯粹的“观看”应当去除“自我”的遮蔽，以纯然澄澈的自然之眼观看，去发现存在之真实与真实之存在。

存在自身就是时间性的。正是基于对于这一本质的认识以及在此基础上的态度差异产生了诸多思想的差异。时间性从来都不是我们通常所想象的如箭矢般的运动那样单向的、线性的、匀质的，对于未来的期待产生于过往，对过往的构建和解释则离不开对于未来的期待，主体意识的根源实与时间性概念密不可分。西方

文化中所反复追寻的人的能动的创造性自由来源于此，随之而来的迷乱、疯狂和妄想亦来源于此。佩索阿的《守羊人》第44首，在我看来，就是对于这种时间观所隐藏的巨大虚无的深深质疑：

夜晚我突然醒来/我的闹钟占据了全部的夜晚/我感受不到外面的自然/我的房间黯淡，墙泛出微微的白色/外面一片寂然，仿佛什么都不存在……/因为，我的闹钟用它的渺小填满了巨大的黑夜/而它唯一的象征与意义在于/用它的渺小去填满巨大黑夜的/那种奇怪的感觉……

——《守羊人·第44首》

在卡埃罗的诗歌中只有很少的意象，或者说不是意象，而就是事物本身，例如树木、石头、河流、太阳、月光，此外也几乎不存在任何比喻和象征。因为，卡埃罗教导我们的正是抛开所有这些类比、比喻和象征，对于每件事物“只能让人想起它本身”。

他呼唤一种新的感受方式、新的言说方式，并将言说等同于感受，去面向存在的真实。他要求我们重返真实，把足踏在坚实的大地之上，在面向存在的真实中重建生活的意义。

注：本文中摘录的佩索阿诗歌译文全部选自雪飞译《阿尔伯特·卡埃罗》（商务印书馆，2013年7月）

书评 盛唐的背影

文 | 唐骋华 图 | 资料

不是我偷懒，取了一个和书名一模一样的标题，而是实在想不出更贴切的。盛唐，多么气象万千、星光璀璨的称号，用韩昇教授自己的话说，它代表了阳刚、蓬勃、开放。笔锋一转却是“背影”，炫丽的景象顿时暗淡乃至悲壮起来，仿佛直接从李白的豪迈掉入刘禹锡的萧瑟。那么，韩昇教授为什么要转到盛唐的身后，打探它苍凉背影？

在腾讯书院近期举办的《盛唐的背影：安史之乱的历史教训》上，韩昇教授如此解释：“从唐太宗贞观之治算起，到唐玄宗在天宝年间把唐朝推到盛世，过程长达一百多年，而真正的最繁荣期有三十多年。谁知风云突变，安史之乱爆发，盛世戛然而止，中国历史也随之大转折。”此所谓的大转折，指宋代的积贫积弱、明清两朝的固步自封。换言之，中国历史忽然由最强音处跌落，随后那旋律越来越内敛、自闭、消沉。韩昇教授想问：何以至此？

追根溯源，要打盛唐谈起。韩昇教授认为，唐朝走向鼎盛有两大重要因素，首先是开放的风气，久而久之，逐渐形成了多元的文化——这也是“盛唐雄风”为后世仰慕的重头戏，看一看天宝年间的诗坛就能知道。

“但只有开放和多元是不够的，”韩昇教授指出，“其实，这样的社会就更需要制度管理，严格有效的制度管理。”对此，唐太宗非常重视，中经武则天的曲折，唐玄宗初登位时也做了认真建设，经过励精图治，终于使国家富强。“然而到晚年他变了。他被别人捧得很高，沉醉在自己的成就之中，无法自拔。同时他老了也累了，想要享受生活。”

于是人事制度被频频打破，社会问题层出不穷，李林甫、安禄山、杨国忠之流蹿升。而他们，为盛唐带来了日益浓重的阴影。何谓“日益”？原来在韩昇教授眼里，李



《盛唐背影》

作者：韩昇
出版社：北京出版集团，北京出版社，海峡出版发行集团，海峡书局

林甫虽是传统观念里所谓的“奸臣”，但能力极强，尤其能掌控安禄山。而其任杨国忠能力远为逊色，也无力制衡安禄山，“安史之乱”一定程度上是他激出来的。但韩昇教授并没有褒扬李林甫，事实上，正是由于他独断专行，造成了一种唯独他能驾驭的局面，致使后来者难以接盘，终至崩盘。“其中的教训是很深刻的。”

关于安禄山充满奇遇的发迹史，《盛唐的背影》一书也做了详细介绍，不少情节令人发噱。偶然性的背后则是必然性，正是由于开元中后期的社会风气、社会矛盾，给了安禄山上升通道，并酿成苦果——公元755年底，唐朝爆发了空前未有的大动乱，三镇节度使安禄山公开叛乱，率20万雄兵大举南下，盛唐气象黯然收场。

“我觉得安史之乱就是盛唐的背影，也是中国历史的转折点。我们认识安史之乱，从安史之乱来透视社会深刻变化的根源，会获得很多启示，读史能够明智，就明在这里。”韩昇教授说。值得一提的是，《盛唐的背影》是据他在“百家讲坛”的讲稿整理而成，而明年，他主讲的《唐太宗治国风云录》也将开播，会更仔细地探索唐朝走向强盛的过程。

新书

New book



《时光之轮11·迷梦之刃》

作者：(美)罗伯特·乔丹
译者：李镭
出版社：东方出版中心

西方奇幻小说的里程碑《时光之轮》末卷近期正式上架与奇幻书迷见面。至此，这部由东方出版中心出版、与《魔戒》并称欧美“奇幻两巨头”的畅销巨作11卷已全部出齐。

自上世纪80年代末出版伊始，美国著名奇幻作家罗伯特·乔丹创作的《时光之轮》就赢得了无数赞誉。《芝加哥太阳报》称其是“在英语世界，极少有其他的奇幻传说能与它相提并论，能超越它的就更是微乎其微了”。《时光之轮》在美国的经纪人是一对年近七旬的老夫妻，他们是美国掌门人式的专家，代理过诺贝尔获奖作家的作品，现在他们转让了绝大多数图书的代理权，留下的只有5种图书，这其中包括《时光之轮》。

东方出版中心为确保小说出版的质量，特邀外编和外审。这本书展开的人物、年代、国家等复杂，如果没有提示性的内容，读者刚开始阅读可能一时茫然。东方出版中心就此专门为该书添加了大事记和编后记。东方出版中心总经理宋焕说，把出版学术著作的方式用于流行书籍是一个创新，它充分体现了东方出版中心充分贴近读者需求，体现人文关怀精神。